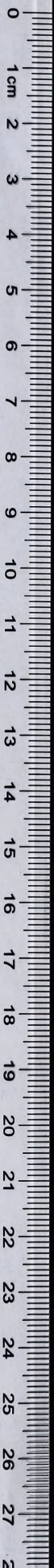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浙江圖書館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七

從橫家類

戰國策下

楚國策

宣王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



獸之畏虎也

江乙惡昭奚恤章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弗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君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安陵君章

江乙說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上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七

國下

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曰願君必請從死以徇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教

威王

宣王子

圖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為趙合從章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涇之塞郟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彊則秦弱楚弱則秦彊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故從合則楚王

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也故從合與楚王  
橫成則秦帝今稱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  
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  
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  
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  
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  
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  
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其勝內與羣臣謀不足恃  
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  
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請奉社稷以從

威王問莫敖子華章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抉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



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  
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  
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  
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  
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  
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  
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  
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芴冒勃蘇曰吾被堅執  
銳赴疆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  
上崢山踰深谿躡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  
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旄不知人

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  
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焚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焚  
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  
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具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  
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  
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  
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  
者焚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  
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  
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欠之典以浮  
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

於江述於雲夢之中昭王及對五官失法百姓皆亂蒙穀  
庸與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持  
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  
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冑故  
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  
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  
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  
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  
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  
蘇子謂楚王章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  
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

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歛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王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懷王 威王子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同貴於楚張

子見楚王王不悅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  
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  
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使不好色耳王曰何也  
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  
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  
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  
襄聞之大怒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  
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  
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  
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者  
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

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徧天下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平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

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  
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  
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  
弱而攻至疆也夫以弱攻疆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  
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  
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王之節行言其利而不  
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  
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  
疆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  
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  
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

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  
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  
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  
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  
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  
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  
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從車下風須以  
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  
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  
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睢章



張儀相秦謂昭唯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  
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  
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唯歸報楚王王悅之  
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  
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  
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  
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  
之王也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  
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  
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  
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唯之言不信

一王必薄之

魏王遺楚王美人章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裒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裒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裒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今劓之無使逆命

有獻不死藥於荆王章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口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頃襄王懷王子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聞

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鱸鯉仰嚼蘅蕓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飄乎

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器  
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剗磻引微繳折清風  
而抃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  
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  
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  
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  
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  
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  
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  
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  
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

淮北之地

楚使景陽救燕章

齊魏韓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沒表此馬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沒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雍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

客說春申君章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

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  
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  
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  
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痛雖  
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  
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  
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  
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  
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曰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  
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  
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

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孫子去之

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弑死亡之王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俾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問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考烈王

襄王子

注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裁少為多攝禍為



福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同惟大君能之禍與  
福相資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  
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  
不知今夫橫入噬口利機上千聖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  
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汗明見春申君章



汗明見春申君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  
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  
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  
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  
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巷沉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七  
二  
溇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

梁乎

梁南梁也

### 李園進女弟於春申君章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

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聞百歲後將更立夫東  
即楚王更立彼亦將各貴其所親君亦安得長有寵乎今  
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  
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  
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辱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  
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  
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  
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  
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  
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  
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

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  
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  
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  
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  
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  
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  
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  
爲卽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剗其胸而殺之此所  
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  
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  
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

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殺之棘門之內

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  
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  
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  
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  
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 趙國策

襄子簡王之子

圖

智伯從韓魏以攻趙圍平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郤  
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曰以其  
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  
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鼃人馬相  
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

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肯盟約之信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却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圖

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鹽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

沐之邑也貴戚父兄此皆可受封侯夫割地也實實五山

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  
覆軍擒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  
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當今之時  
山東之建國莫如趙疆地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  
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正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  
燕國燕國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以畏害於天下者莫  
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  
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  
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  
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  
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

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  
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  
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車相  
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拚於衆人之言  
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他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  
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  
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人夫破人之與破於人  
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  
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箏笙  
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  
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



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  
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  
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  
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  
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  
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常山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  
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  
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  
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次害山東矣  
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

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武靈王 肅侯子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置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所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昧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

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鼓世以笑

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  
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緜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  
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  
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公子成再拜  
曰：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  
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  
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  
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  
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王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  
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  
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

越之民也。黑齒、侗、鯁、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行，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夫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

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之

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  
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  
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以論心拘於俗之衆  
不足與致意子其釋之趙造諫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  
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擬俗而動  
者慮徑而勿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  
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  
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  
者也臣願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  
襲何禮之循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  
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

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竒而志淫是鄒魯無竒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贄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

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變

官府之籍不知噐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  
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  
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  
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  
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  
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  
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  
至胡中辟地千里

惠文王 靈玉子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  
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前安敢不對

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  
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  
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  
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  
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  
採隋侯之珠持連王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  
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  
有彊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  
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  
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趙相平都君田單章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設  
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  
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  
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  
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  
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  
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  
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彊國  
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  
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  
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

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歎息曰單不至也

孝成王 文王子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

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斤印也

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却也故願望  
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飲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  
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  
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踐息舒  
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  
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年五歲矣雖少  
願未及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  
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  
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宏君之甚左師公曰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  
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

曰必使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  
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  
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  
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  
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  
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  
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  
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  
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給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  
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  
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虞卿謂趙王章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  
講虞卿入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  
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  
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  
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  
無以救矣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  
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  
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  
而割地自弱以彊秦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  
而聽秦秦兵不罷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國下  
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  
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  
求其勢必無趙矣

秦圍趙之邯鄲章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  
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  
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  
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  
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  
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  
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

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所於外今又內圍邯鄲

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

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  
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  
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  
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  
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  
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  
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  
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  
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  
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吾視先  
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

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柰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圻天子

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斷之威王勃然怒曰此



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  
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  
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  
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  
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和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  
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  
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  
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  
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  
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  
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

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筦鍵攝衽抱几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則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兩勝欲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

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一  
趙使諒毅賀秦王章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而徼通趙王憂之左右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與涇陽君也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割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

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數游以聽

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也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  
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  
遇之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平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  
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  
故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  
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  
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  
者厚矣僕得於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  
敬諾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七  
公子牟謂趙王章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與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驟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犇建信君以與彊秦角臣恐秦折王之轡也

轡車旁

馮忌見趙王章

馮忌心見趙王章  
馮忌心接手倪首欲言而不啟王

馮忌見趙三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客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

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  
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  
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  
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  
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  
將待工今將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  
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  
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  
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  
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  
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



於所愛

魏國策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若與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皇狼於趙趙勿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觀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旣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而門豹爲鄴令章

而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而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揜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

武夫類上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牛疑象武夫類上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敬聞命

### 武侯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美哉山河之固此晉國之所疆也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二苗之居右有洞庭之水左有彭蠡之波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瓘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

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

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于乎

惠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

梁王觴諸侯於苑臺亭

梁王魏瑩觴諸侯於苑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  
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  
遂䟽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  
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  
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  
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  
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  
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  
國者今主君之樽則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  
左白台而右閭湏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

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梁王稱善相厲

襄王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鄆  
昆陽邵陵舞陽新鄭東有淮潁莫棗無踈西有長城之界  
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  
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  
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  
橫人誅王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  
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  
疆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鄭東有淮潁莫棗無踈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王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疆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

疆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秦稱東

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二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餘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

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敵邑趙  
王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  
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田需貴於魏王章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  
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  
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  
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  
衆則子必危矣

秦使趙攻魏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

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攻荷息以馬



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竒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奔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秦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

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章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

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毋也子之於學也將徧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毋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

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悍秦王乃上

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章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  
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  
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  
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  
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  
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  
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  
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  
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七  
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  
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無忌說魏王章

館

齊楚攻魏秦昭王發兵救魏魏氏復定魏王以秦救之故  
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  
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  
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  
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  
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  
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  
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韓

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疆秦魏之

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彊秦魏之兵  
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爲安乎欲  
得故地而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  
韓亡之後必將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  
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上黨而攻彊趙是復得  
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  
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  
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  
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與楚兵決於陳  
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  
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故有懷茅邢丘城

危津以臨河內河內之共汲必危秦有鄭地得垣雍決雍  
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  
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隣聽使  
者之惡之隨也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  
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受  
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  
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  
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  
垂都焚林木戍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  
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  
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

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夫

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大  
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  
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不聽授質於  
趙請爲天下鷹行頓刃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識  
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不休矣是  
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  
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  
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隣之禍也夫存韓安  
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也通韓上黨於共審使道已  
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  
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

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大梁河外必安矣今  
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  
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魏王欲攻邯鄲章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  
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  
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  
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  
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  
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  
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 信陵君救邯鄲章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

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僉者自往請使道  
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  
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  
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  
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  
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  
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  
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太府  
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  
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雖辭大位以全君臣父子之  
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

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卑而自用也

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  
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  
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  
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  
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龍陽君謂魏王章

圖

魏王與龍陽君嬖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  
曰有所不安乎何不相告也曰臣為王之所得魚也王曰  
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  
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  
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豈能無涕出乎魏王曰嘻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繫也完矣

魏唐睢見秦王章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太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睢使於秦秦王謂唐睢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

怫然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

怫然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嘗聞  
布衣之怒乎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  
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  
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  
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  
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  
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  
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君以五十里  
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韓國策

昭侯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蹶強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若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賈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歎息曰寡人雖死必不事秦今主

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蹠跣科頭貫頤奮擊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採前蹶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

鳥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鳥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  
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  
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  
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  
聽滛史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  
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  
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  
先事秦則安矣不成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  
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  
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  
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

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更於此



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  
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湏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  
教之請比郿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宣惠王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  
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  
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之也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  
出矣秦之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  
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  
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

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圖

燕國策

文公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粟粟米之利民雖不田作粟粟之實足食於民矣

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夫  
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sub>以</sub>犯寇被兵者以趙爲之蔽  
於其南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  
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  
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  
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  
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  
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  
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善  
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易王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  
宣王因燕喪代之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  
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  
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  
今燕雖弱小彊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彊秦爲  
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  
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柰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  
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聞  
罪而交愈因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王莫如  
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

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仇而立厚本

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仇而立厚交  
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  
乃歸燕城以千金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而請罪於  
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  
乘下之尊之於庭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  
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  
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庭今臣爲足下使利得  
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  
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庶如伯  
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

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魯參義不離親  
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  
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  
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  
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  
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  
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  
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對曰足下  
不知也臣隣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者  
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  
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

言之則逐主母乃伴僮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

言之則逐主母乃佯僵棄酒主父大怒而咎之妾之棄酒  
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咎此以  
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臣恐  
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

王噲

蘇代爲燕說齊王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  
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  
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  
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今臣之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  
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

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彊事彊可

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彊而不可以為萬世

則不如合弱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

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

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

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

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

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

知志意不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

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

不如胡越之人矣二物者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之生於不



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之主遂不  
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

### 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讐故  
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  
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  
敢問以國報讐者柰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  
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後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  
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  
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  
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

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  
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  
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  
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  
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  
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  
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  
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  
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王弔死問生與  
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伏輕戰於是遂

以參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  
出死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燬  
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 秦召燕王章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  
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  
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  
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  
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  
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  
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

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  
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由我離两周而觸鄭  
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  
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帙道道南陽封冀兼包两周彊弩  
在前鈇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  
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無河內水攻則滅大梁  
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  
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  
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  
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  
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

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齊

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  
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  
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  
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  
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  
質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  
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  
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適燕者曰以膠東適  
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阬適  
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  
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

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  
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  
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  
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  
諸侯

圖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說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  
曝而鷓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鷓曰今日不兩明日不兩  
即有死蚌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鷓兩  
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  
以敵大衆臣恐彊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

善乃止

惠王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  
盡郡縣之以屬燕王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  
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  
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  
王悔懼趙用樂毅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寡人不佞不  
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  
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  
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  
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

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揜人之和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揜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揜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厚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揜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不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

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真寡人



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  
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  
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  
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之也義者不虧人以  
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  
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  
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寧於故國耳柳下惠不以  
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  
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  
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  
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

不肖乎不如脫紼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南宮箕  
卷之二下  
四

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  
敬以書謁之樂毅乃使人致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  
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  
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逃遁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  
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  
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  
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  
之舉措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  
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

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命承教可以幸無罪矣

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  
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  
也聞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  
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  
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  
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  
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  
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  
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貨車甲珍噐盡收入燕  
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齊噐設於寧臺薊丘之植

植於汶漙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  
於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  
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  
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智之士  
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然雪耻夷萬乘之  
疆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  
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廢孽者施及萌隸  
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  
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  
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  
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早見其主之不同量故入

江而不化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志也

江而不化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雖  
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  
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  
聲忠臣之去也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  
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  
惟君之留意焉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  
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  
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  
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

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  
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  
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  
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  
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  
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  
能湏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  
丹終不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  
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  
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  
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

曰敬奉教乃造馬太子跪而逢迎如行爲道跪而拂

曰敬奉教乃造馬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爲道跪而拂席曰  
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  
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至千里至  
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  
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  
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  
光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  
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  
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  
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  
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

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  
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  
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  
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  
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  
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  
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  
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衰燕而不棄其孤也  
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  
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  
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大原雲

秦必入臣八臣則禍至燕燕小國故田光



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  
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  
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  
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  
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  
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  
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  
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  
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  
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  
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

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  
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  
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  
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  
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  
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  
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  
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  
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計可以解燕國之患  
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柰何軻曰願得樊

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

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  
手搯其脅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  
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  
已無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  
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  
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  
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睜視乃令秦武陽爲副  
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  
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  
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

賢子也今提一七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  
 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  
 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慷士皆瞑目  
 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  
 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  
 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  
 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  
 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  
 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

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

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搯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

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旣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

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

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 宋國策

#### 景公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

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  
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鼉鼉為天  
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  
有長松文梓榎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於短褐也  
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君偃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驥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  
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  
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  
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  
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衛國策

靈公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  
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  
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  
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  
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  
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  
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羣  
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

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耻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

曰拊驂無答服車至門扶人扶婦下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

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不

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 中山國策

####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章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父曰事成則有土得  
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父稽首曰誠  
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

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

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  
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  
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  
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  
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  
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  
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  
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  
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  
能無道爾卽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  
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

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  
 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  
 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柰何司馬喜  
 戲對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  
 人言不請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無池不至未嘗

圖

丹請谷密難賊會

汪

不善為音卦巽人

商嬪為資未可解刺也中山王

喜曰臣願之欲躋其處沃劍則入

欲蔽中山中山王若而具之日願開薛賊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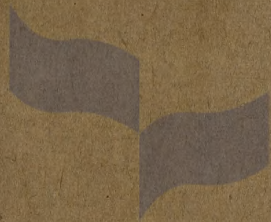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12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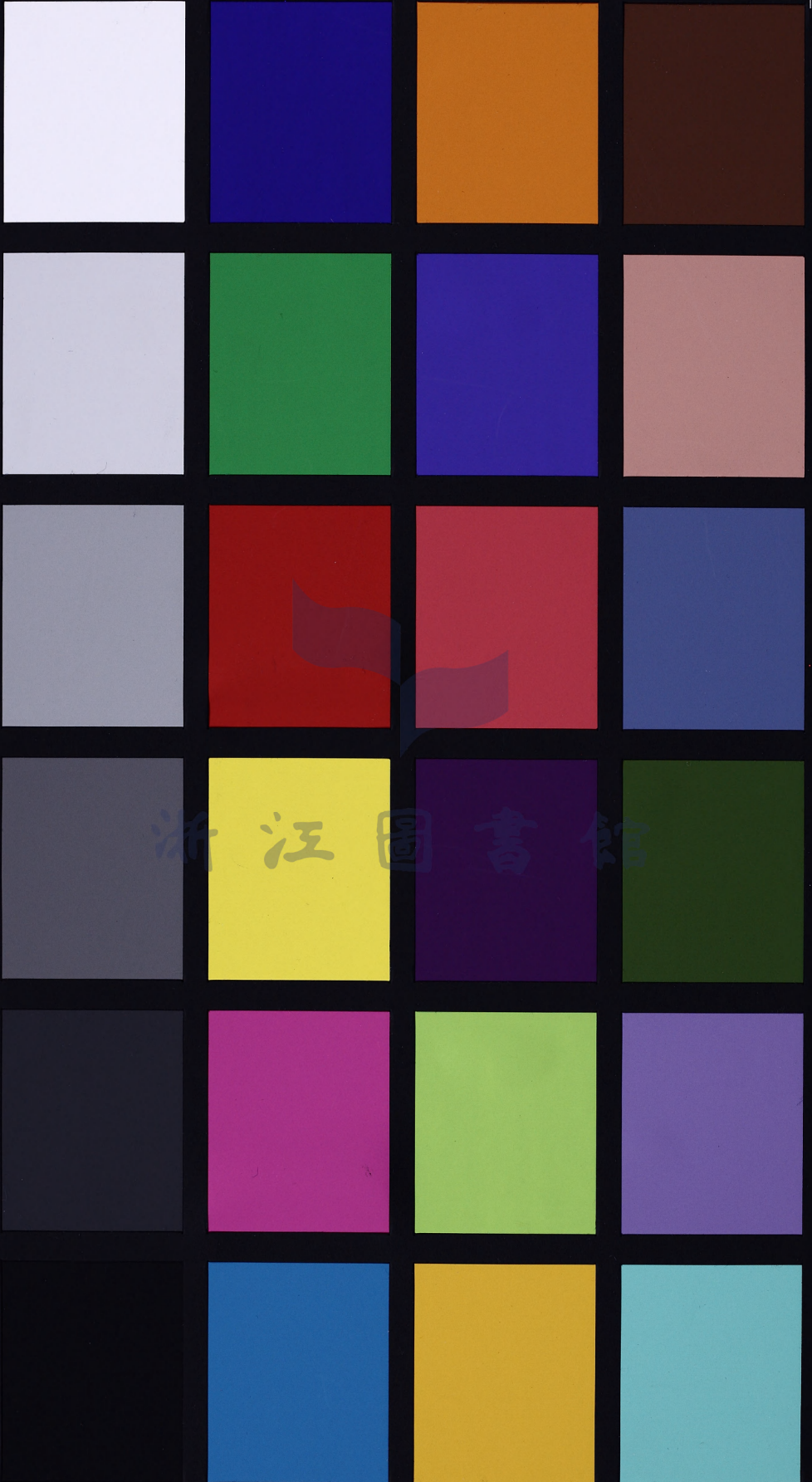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30mm

浙江圖書館

